

2472

茗溪漁隱叢話

冊四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8

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三十三

半山老人一

漫叟詩話云荆公定林後詩精深華妙非少作之比嘗作歲晚詩云  
月映林塘靜風涵笑語涼倚窺憐淨淨小立佇幽香攜幼尋新的扶  
衰上野航延緣久未已歲晚惜流光自以比謝靈運議者亦以爲然  
後山詩話云魯直謂荆公之詩莫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如云似聞  
青秧底復作龜兆坼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  
雖前人亦未易道也然學二謝失於巧耳

王直方詩話云陳無已言山谷最愛介甫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  
謂包含數箇意

石林詩話云蔡天啓言荆公每稱老杜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鸞轉之  
句以爲用意高峭五字之模楷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捫虱坐黃鳥挾  
書眠自謂不減杜詩以爲得意然不能舉全篇余頃嘗以語薛肇明

肇明時被旨編公集徧求之終莫之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聯未嘗成章也

冷齋夜話云荆公在鍾山有一道士來訪因與碁輒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惟其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荆公笑曰此持碁隱語也

遜齋閑覽云或傳一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雪膚走入繡幃尋不見任他風雨滿江湖乃賈島李白羅隱潘閔四詩人名也云是荆公所作茗溪漁隱曰世傳霞頭隱語是半山老人作云生在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纏縛見性自分明

夷堅志云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爲詩謎如長空雪霽見虹蜺行盡天涯遇帝畿天子手中執玉簡秀才不肯着麻衣謂韓絳馮京王珪曾布也又取古人名而傳以今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

馬遷謝安石温彥博也

遜齋閑覽云荆公碁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斂之謂人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與葉致遠敵手嘗贈致遠詩云垂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是知公棋不甚高又云諱輸寧斷頭悔悞仍搏頰是又未能忘情於一時之得喪也茗溪漁隱曰介甫有絕句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觀此詩則圖適性忘慮之語信有證矣若魯直於棋則不然如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蠅甲化枯枝則苦思忘形較勝負於一着與介甫措意異矣

僧寶傳云浮山法遠禪師歐公聞其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棋遠坐其傍歐公收局請遠因棋說法乃鳴鼓升坐曰若論此事如兩家着棋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祗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

局破後徒勞連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  
麤則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  
分時一着落在甚麼處良久云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歐公嘉歎  
久之東坡云南嶽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碁巖老輒就枕閱數局  
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巖老常用四脚棋盤着一  
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  
物歐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  
酒闌無奈客思家殆類是也

歸田錄云 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  
御釣不食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  
真宗稱賞羣臣自以爲不及

西清詩話云 仁廟嘉祐中開賞花釣魚燕介甫以知制誥預末坐  
帝出詩示羣臣次第屬和末至介甫日將夕矣亟欲奏御得披香殿

字未有對時鄭毅夫解接席顧介甫曰宜對太液池故其詩有云披  
香殿上留朱輦太液池邊送玉盃翌日都下盛傳王舍人竊柳詞太  
液波翻披香簾捲介甫頗銜之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有詩云端能過我論奇字亦復令君見異書而  
東坡亦嘗云未許中郎得異書且共揚雄說奇字陳無已又以奇字  
對祕方

東軒筆錄云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時人以爲心風與荆公舊交熙  
寧中自省判出守湖州荆公作詩送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  
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上起蒼波其意以水值風卽起  
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  
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闍羅荆公笑曰  
闍羅見闕速赴任

石林詩話云王介字中甫衢州人博學善譏諛嘗舉制科不中與荆

公遊甚款然未嘗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荆公以翰林學士被召前此  
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廬三顧動春蟄蕙帳一空生  
曉寒蓋有所諷荆公得之大笑它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  
從來自不知之句蓋爲介發也

蘇子由云今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州縣賴之以爲彊國家恃之以爲固非所當  
憂非所當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  
相恃以爲長久而天下定矣介甫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  
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爲兼并之詩其詩曰三  
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  
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  
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以媮聖經久煙埃法尙有存者欲言時所  
哈俗吏不知方培克乃爲才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權利孔至百出



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及其得志專以此爲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緣爲姦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呂惠卿繼之以手實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於官民知有奪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朝廷覺其不可中止不行僅免於亂然其徒世守其學刻下媚上謂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遂大病原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王直方詩話云送吳仲庶守潭詩云自古楚有材醜醜多美酒不知樽前客更得賈生否蓋賈誼初爲河南吳公召置門下而後謫長沙其用事之精如此茗溪漁隱曰上元戲劉貢甫詩云不知太一遊何處定把青藜獨照公此詩用事亦精切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着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向請問姓名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授之見王子年拾遺此

事既與貢甫同姓又貢甫時在館閣也

冷齋夜話云山谷嘗言天下清景初不擇貴賤賢愚而與之然吾特疑端爲我輩設荆公在鍾山官牀與客夜坐作詩云殘生傷性老耽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皆除東坡宿餘杭山寺詩云暮鼓朝鐘自擊撞閉門欹枕對殘缸白衣旋撥通紅火臥聽蕭蕭雪打窗人以山谷之言爲確論

山谷云嘗見荆公於金陵因問丞相近有何詩荆公指壁上所題兩句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此近所作也

冷齋夜話云唐詩有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而荆公東坡用其意作古今不經人道語荆公詩曰木末北山煙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縑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東坡曰春畦雨過羅紈膩夏壠風來餅餌香如華嚴經舉果知因譬如蓮花方其吐花而果具藥中造語之工至於荆公山谷東坡盡

古今之變荆公江月轉空爲白晝嶺雲分暝作黃昏又曰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紅燭照新粧又曰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此詩謂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韻終不勝

石林詩話云荆公詩用法甚嚴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也此法惟公用之不覺拘窘卑凡如周顥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窳堵波皆以梵語對梵語亦此類嘗有人面稱公詩自喜田園歸五柳最嫌尸祝擾庚桑之句以爲的對公笑曰君但知柳對桑爲的然庚亦自是數蓋以十千數之也

蔡寬夫詩話云荆公居中山一日晝寢夢有服古衣冠相過者貌偉甚曰我桀也與公論治道反覆百餘語不相下公旣覺猶汗流被體若作氣劇因笑語客曰吾習氣尙若是乎乃作小詩識之有堯桀是

非猶入夢因知餘習未能忘之句

茗溪漁隱曰介甫居金陵作謝安墩絕句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  
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或云介甫性好與  
人爭在廟堂則與諸公爭新法歸山林則與謝安爭墩此亦善謔也

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二十三

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三十四

半山老人二

遜齋閑覽云莆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廟前有港港中之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故荆公亦有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訛也苕溪漁隱曰韓子蒼謝泉州連使君寄子魚絕句曰驛騎持書自海傍開籃剩喜子魚香紅螺紫蛤俱羞避獨許渠儂近酒觴子魚味鹹止可噉水飯若作酒品之物殊無風味子蒼之言誤矣

澠水燕談錄云荆公之時學者得出其門自以爲榮一被稱與往往名重天下公之治經尤尙解字末流務爲新奇寢成穿鑿朝廷患之詔學者兼用舊傳注不專治新經禁援引字解於是學者皆變所學至有著書以詆公之學者又諱稱公門人故張芸叟爲挽詞曰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盛傳士林及後詔公配享神廟

贈官賜諡俾學者復治新經用字解昔之學者稍稍復稱公門人有無名子改芸叟詩卒章云人人却道是門生

張文潛云余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壁壕水或絕或流多鳩鵲白鷺迤邐近山風物天秀如行錦繡圖畫中舊讀荆公詩多稱蔣山景物信不誣也

遯齋閑覽云唐人詩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不記作者名氏鄧元孚曾見介甫親書此兩句於所持扇上或以爲介甫自作非也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作內相時翰苑中有石榴一叢枝葉甚茂但只發一花故荆公題此詩余每以不見全篇爲恨二說未知孰是

石林詩話云荆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爲其所向不復更爲涵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又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

色不須多又平治險穢非無力潤澤焦枯是有才之類皆直道其曾  
中事後爲羣牧判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  
盡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然必視其幼壯雖公方  
其未至亦不能力強而遽至也

高齋詩話云荆公題金陵此君亭詩云誰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  
老更剛賓客每對公稱頌此句公輒顰蹙不樂晚年與平甫坐亭上  
視詩牌曰少時作此題榜一傳不可追改大抵少年題詩可以爲戒  
平甫曰此楊子雲所以悔其少作也

洪駒父詩話云荆公詩窗明兩不借按史游急就章云裳韋不借爲  
牧人顏師古注云不借小履也以麻爲之其賤易得人人各自有不  
須假借因而爲言又出揚雄方言亦曰麻履謂之不借惟崔豹古今  
注云不借草履也

漫叟詩話云荆公嘗在歐公坐上賦虎圖衆客未落筆而荆公章已

就歐公亟取讀之爲之擊節稱歎坐客閣筆不敢作若溪漁隱曰西清詩話中亦載此事云此乃體杜甫畫鷗行以紆急解紛耳吾今具載二詩讀者當有以辨之荆公虎圖詩云壯哉非羆亦非羆目光夾鏡當坐隅橫行妥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一見心欲動熟視稍稍摩其鬚固知畫者巧爲此此物安肯來庭除想當槃礴欲畫時睥睨衆史如庸奴神閑意定始一掃功與造化論錙銖悲風颯颯吹黃蘆上有寒雀驚相呼槎牙死樹鳴老烏向之俛囁如哺雛山牆野壁黃昏後馮婦遙看亦下車杜甫畫鷗行云高堂見老鷗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功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爲衆禽設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自有煙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隱居詩話云熙寧庚戌冬王荆公安石自參知政事拜相是日官僚



造門奔賀者相屬於路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于西廡之小閣荆公語次忽顰蹙久之取筆書窗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余而入元豐癸亥公已謝事爲會靈觀使居金陵白下門外余謁公公欣然邀余同遊鍾山憇法雲寺偶坐於僧房是時正當霜雪而虛窗松竹皆如詩中之景余因述昔日題窗并誦此詩公憮然曰有是乎領略微笑而已

高齋詩話云舒州三祖山金牛洞山水聞于天下荆公嘗題詩云水泠泠而北去山靡靡而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後人鑿山刊木寢失山水之勝非公題詩時比也魯直效公題六言云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白雲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識者云語雖奇亦不及荆公之自然也

王直方詩話云李希聲言荆公罷政事時居於州東劉相宅於書院小廳題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數十處苕溪漁隱曰此